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一・經部・群經總義類

五經異義疏證三卷〔清〕陳壽祺撰……………一

駁五經異義疏證十卷〔清〕皮錫瑞撰……………一三九

六藝論疏證一卷〔清〕皮錫瑞撰……………一六九

鄭志疏證八卷鄭記考證一卷符臨孝存周禮難一卷〔清〕皮錫瑞撰……………二八九

九經疑難十卷〔存卷一至卷四〕〔宋〕張文伯撰……………三八一

疑辨錄三卷〔明〕周洪謨撰……………五〇九

石渠意見四卷補缺一卷〔明〕王恕撰……………五七三

五經疑義二卷〔明〕嚴天麟撰……………六〇九

談經九卷〔明〕郝敬撰……………六三七

1912.12.26

三山陳氏本

五經異義疏證

嘉慶癸酉春僊遊弟子王捷南校鈐

五經異義漢許慎撰鄭玄駁隋唐經籍志著錄十卷宋時已佚近人編輯勵存百有餘篇聚珍板外有秀水王復本陽湖莊葆琛本嘉定錢大昭本曲阜孔廣林本大抵摭拾叢殘以意分合孔本條理差優而強立區類欲還十卷之舊非所敢從也嘉慶戊辰夏余養疴京邸取而參訂之每舉所徵錄尤詳者若文多差互仍兩載之其篇題可見者二十五事第五田稅第六天號第八疊制三事篇次尙存其它以類相從略具梗槩復刺取諸經義疏諸史志傳說文通典及近儒著述與許鄭相發者以資稽覈開附蒙案疏通證明釐爲上中下卷踰

五經異義疏證

序文

一

五年侍太宜人里第暇日質之吾友甌寧萬世美而及門僊遊王捷南爲鈐諸板序曰五經皆手定於聖人羣弟子之學焉者微言大義靡不與聞然左丘明親造邾受經公羊高穀梁俶咸卜子門人而春秋三傳乃若瓜疇芋區之不可相合子輿游夏最善說禮服而檀弓言小斂之奠東西異方司徒敬子之喪弔經異用公叔木與狄儀之所爲服功衰異說何也周衰禮失舊聞寢湮或疑文墜緒傳習錯出或繁節縛理儒者難言況其後支裔益分門戶益廣則五經焉得無異義哉漢承秦燔之餘學者不見全經經義多由口授古文始出壁中

經生遞傳各持師法寧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李俗之逐波而靡也夫其一致百慮殊塗同歸豈謂一勺非江河之瀾卷石非泰華之壤乎哉但去聖久遠枝葉日蕃不有折衷奚由遵軌此石渠白虎所以論同異於前而叔重所以正臧否於後也石渠議奏之體先臚衆說次定一尊覽者得以考見家法劉更生采之爲五經通義惜皆散亡白虎通義經班固刪集深沒衆家姓名殊爲疎失不如異義所援古今百家皆舉五經先師遺說其體倣石渠論而詳贈過之自建武以後范升陳元之徒忿爭謹譁頗傷黨伐永元十五年司空徐五經異義疏證

序文

二

重安帝末年卒鄭卒別傳康成永建二年生鄭視許爲後進而繩糾是非爲汝南之諍友夫向歆父子猶有左穀之違何鄭同室何傷箴育之作聖道至大百世莫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斷於事得其實道得其真而已庸詎與夫悅甘而忌辛賤雞而貴鶩者哉今許鄭之學流布天下此編雖略然典禮之闕達名物之章明學者循是而討論焉其於昔人所譏國家將立辟雍巡守之儀幽冥而莫知其原者庶乎可免也

嘉慶十有八年癸酉春正月福州陳壽祺自序

五經異義疏證

序文

三

後序

漢承秦火之後諸經始出多古文辭義艱晦師說異同傳經者各守其家法訓故授受莫敢移易西京儒者自韓嬰申培后蒼孟卿庸生江翁而外學士大都專治一經兼經者蓋不多得而見至東漢而兼者漸多然唯許叔重鄭康成二大儒最著許作五經異義而鄭駁之各尊所聞體大物博與樹朋分爭者異魯丕謂說經者傳先師之言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驗之許鄭良爲不誣昔王應麟譏劉向五經通義乃諸儒之竿蹄而又以明經變爲帖誦惜通義之不傳於今矧許

五經異義疏證

後序

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爲此書鄭博稽六藝義據通深異於課試之學以明經爲利祿之階梯者耆古之士彌當奉爲科律矣自宋以來傳本散佚吾師福州陳恭甫先生條列許義鄭駁以類相從采取經疏諸史志傳說文通典諸書及近儒辨論而以己意參訂貫通成疏證三卷於戲備矣許鄭去今千餘載攷是書者恒憾其缺得先生此編雖畧而不啻獲其全所以嘉惠來學者甚篤先生淹洽羣籍解經不窮而欲然自下著述不輕以示人壬申秋捷南謁先生於溫陵請以是編付剞劂先生未之許歸與甌寧萬虞臣先生再三商榷始錄而

錄諸木先生命

捷南

校之且屬爲後序

捷南

謝陋無學

惡足仰贊高深竊惟語錄與而經術陋帖括盛而經義微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競趨簡約流於蹈空而成名高第鮮能遠至蓋許鄭之書雖存而背馳者衆也先生究碩學於既衰滙衆流以仰鏡則是書之作不特爲許鄭功臣蓋亦正俗宏風之一助識者當不以捷南爲阿其所好也嘉慶癸酉秋八月僊游弟子王捷南謹序

五經異義疏證

後序

二

五經異義疏證卷上

漢太尉南陽蔡邕南許慎撰 大司農北海鄭元駁

大清金京夫 文淵閣秘書院總纂 國史館纂修 紀錄 次淵閣纂修 證

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

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子之正案當

之中文見公十一行而頌聲作故案故當周禮國

中園墾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

稅一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

斛原注當云六百四十斛○案案四秉曰管十管芻秉

二百四十斛原注當云二百四十斛○案案二百釜米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十六斗謹按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

中下與周禮同義案謹字

卒之間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為民城道溝渠

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

美田所養者少則與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為常

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

之收不通相倍徙而上中下也案此五字當與周禮

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

百畝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周禮載

甌寧萬中書世美曰按禾秉管字同數異禾以

一把為秉故秉之為文从手从禾詩所謂彼有遺

秉是也四秉為管又謂之積詩所謂此有不斂穧

是也十管為稷把四十魯語所謂田一井出稷禾是

也十稷為耗把四百聘禮所謂禾三十車車三耗是

也把千二此禾之數也米則五斗為管聘禮所謂米

三十車車秉有五載是也一秉之米凡一百六十

斗此米之數也許氏既言出禾則當以把計不當

以斗斛計且聘記言二百四十斗者以明一車所

容耳非以釋秉也許以此句釋芻之秉又改斗為

舛誤矣必如所言則聘禮所謂車三耗者凡為禾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二十八萬八千舛非準海舶之量以為車不能容

非千人之力不能挽也曾有是乎

案案魯語仲尼言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井出稷

禾秉芻在米不是過也許叔重傳周禮蓋出此說

文禾部耗引周禮曰二百四十舛為秉四秉曰管

十管曰稷十稷曰耗四百秉為一耗案此聘禮記

文惟彼舛字作斗疑許君所見本異又疑此出周

禮說故異義據之說文傳周禮曰三歲一稔五歲

一稔又傳周禮有郊宗石室皆屬周禮說非謂周

禮六篇有其文也文獻通考漢章帝建初三年詔

度田爲三品是漢制收田有上中下

案此亦見後漢書秦彭傳

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數澤

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

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

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

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

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

法積四十五井

井字舊脫據惠氏校宋本禮記補

除山川坑畝三十六

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

畝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

禮記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三

王制

蒙案左氏傳襄二十五年正義引賈逵注說賦稅

差品與異義同是許所引左氏說卽賈逵說也周

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先鄭注井

牧卽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後鄭注云

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

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一之

謂井牧是二鄭與賈許說井牧同也然左氏說九

等與周禮禹貢又各有別孔穎達王制正義曰如

異義此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川坑

畝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案鄭注小司徒成方十

里緣邊一里治爲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

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

通山林數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

千里而言之也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

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

九等也尙書禹貢注云

此鄭康成注

一井上上出九夫

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

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

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四

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

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

之稅兖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

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兖州之民皆出

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

甌寧萬中書世美曰案四十五井之地山川坑畝

三十六井出賦者九井是山川坑畝居五分之四

出賦者僅五分之一也百萬井之內山川坑畝三

十六萬井出賦者六十四萬井是山川坑畝僅十

一分之四出賦者居十一分之七也上下絕不相

蒙疑閣本注疏所引文有訛脫

異義禮載說上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
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
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
征之謹案五經說各不同是無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
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
非用民意蒙案王制正義云是許以周禮為非

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
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
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五

開多其五歲又何大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
意耶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
為士卒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禮記十三王制正義

蒙案白虎通曰王命法年三十受兵何重絕人世

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年六

十歸兵者何不忍鬪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預

服戎此即易孟氏詩韓氏說也白虎通文見太平御覽卷三百六

又蒙案先鄭注周禮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許君

引漢制者漢書高帝紀二年注孟康曰古者二十
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六

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
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疲癯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
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
戰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景帝
紀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傅著也
言著民籍給公家徭役也此許君所據及鄭君引
今之正衛之制是也孟易韓詩說二十行役與周
禮國中七尺合然鄭君周禮太宰九賦注云賦口
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
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
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時徵其財征皆謂
此賦也鄉大夫注亦云國中晚賦稅而早免之以
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
役多蒙案復多役少者以經云國中貴者至疾者皆舍也則周禮注不以征
為胥徒與駁異義自異也攷口賦之法始於管子
山至數篇云邦賦之籍終歲十錢是也漢書昭帝
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
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
錢以補車騎馬貢禹傳元帝時禹以為古民亡賦
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

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此傳述口錢事最詳焉在元帝時建議去武帝時甚近言之鑿鑿則口錢非周所有審矣

異義天號第六蒙案周禮載師疏引異義第五田稅司尊義第六天號兩第六疑有一作第八者字之誤耳曰第五曰第六者其篇次也曰田稅曰天號曰壘制者其篇目也毛詩正義引無第今尚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家案周禮疏作欽若昊天誤毛詩黍離正義引作春日昊天當從之夏日蒼天秋日旻天冬日上天總為皇天蒙案毛詩正義無此四字爾雅亦然古蒙案周禮疏作故誤毛詩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七

止義作古 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當從之 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蒙案毛傳與此合毛詩正義省之謹按尚書堯命義和欽若昊天云古尚書說與毛同 總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天蒙案毛詩正義作時非秋也當從之○以上見周禮大宗伯疏又毛詩黍離正義引小異又禮記月令正義引元氣廣大謂之暾天 蒙案周禮疏第六謫為等六曲阜孔廣林謂禮制第六天號不得又為第六竟列天號第一仍留等六二字以存疑非也

予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蒙案遠大疑當為遠視尚書堯典正義周禮疏引並無大字 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已情所求言之耳蒙案毛詩正義無已字言之下 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為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義和欽若昊天孔子卒稱旻天不弔無可怪耳○以上見毛詩王風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八

黍離正義爾雅釋天疏引同又周禮大宗伯疏引小異若察於是以下無此二十字文多脫誤又見尚書堯典正義周禮大宗伯疏引若察於是下云所論天從四時各有別故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互稱之 蒙案爾雅釋天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毛詩黍離正義引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正義又曰爾雅春蒼夏昊歐陽說春昊夏蒼鄭既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夏蒼者鄭爾雅與孫郭本

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詩祺攷白虎通義四時篇曰四時天界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為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為昊舊仍作蒼字譌天是也白虎通義並載爾雅兩說是爾雅舊本有作春昊夏蒼者許君異義及鄭駁所據爾雅皆然說文第七上曰篇夏秋天也從日文聲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此用爾雅與今尚書說也所引虞書即異義之古尚書說也第十下亦篇界春為昊天元氣界界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九

從日亦亦聲此亦兼採爾雅今尚書古尚書說也其曰春為昊天與異義同劉熙釋名釋天曰春日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夏曰昊天其氣布散顯顯也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劉所據爾雅則與李巡孫郭本合諸家釋蒼旻義同惟李釋旻上天為異

異義第六案第六二字據周禮司尊彝疏增釁制韓詩說金釁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案毛詩音義引韓詩云天子以梓士無飾據此則異義所引稍畧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據此則異義所引稍畧

詩說金釁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釁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見毛詩卷耳正義爾雅釋器疏○又見周禮司尊彝疏末句作故為人君下及諸臣同

蒙案禮有祭社之釁有宗廟獻尸之釁有宗廟酢臣之釁有饗燕之釁周禮鬯人凡祭祀社壇用大罍鄭注大罍瓦罍也阮氏圖云瓦為之容五斗赤雲氣畫山文大中身兌平底有蓋見聶崇義三禮圖張鎰所引此祭社之釁也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其再獻用兩山尊鄭司農云山尊山罍也禮記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十

明堂位曰尊用犧象山罍山罍夏后氏之尊也禮器曰廟堂之上罍尊在上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此宗廟獻尸之罍也司尊彝六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鄭康成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尊以裸神罍臣之所飲也酒正疏云三酒皆盛於罍尊在堂下此宗廟酢臣之罍也毛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人君黃金罍此饗燕之罍也張鎰引阮氏圖誤指瓦罍為諸臣所酢聶氏駁之是矣周禮六尊皆有罍禮運正義據崔氏依周禮為說犧象之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士

尊與在夏時祭用之王后所酌尊並同而禮器
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別罍尊於犧象與
周禮異者周禮天子之制禮器言君夫人是諸侯
之制諸侯用齊及酒雖視天子而尊罍之名各有
不同也罍之制度鄭康成注司尊彝云山罍亦刻
而畫之為山雲之形毛詩卷耳正義引此而申之
云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為之
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士以上
據爾雅疏三禮圖增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
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
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疊取於雲雷故也
爾雅疏全義文今攷說文第六上木篇櫺龜曰酒尊刻木
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從木雷聲疊櫺或從缶疊
櫺或從皿櫺籀文櫺許不從韓詩說疊有玉金故
以從木字為正其云刻木作雲雷象與鄭君周禮
注及禮圖同則鄭於異義無駁可知儀禮士冠禮
疏引漢禮器制度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
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又引漢禮器制度水器尊
卑皆用金罍及其大小異鄭注士冠禮據之為說
然則以此相仿知大夫酒器得用金罍韓詩說亦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士

通其大小之異毛詩說疊大一碩禮圖大一斛爾
雅釋器簠曰罍器也小罍謂之坎卣中尊也郭注
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邢疏引孫炎云尊彝為上
罍為下卣居中韓氏三禮圖云六彝為上受三斗
六尊為中受五斗六罍為下受一斛是其差也
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
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
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
能自節為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酌也
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
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
二升
案案二當為三字之誤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
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
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又
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為過多
左傳成十四年正義引此下有當謂五升四字當補
鄭駁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觥字角旁著
氏是與觚相涉誤為觚也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
酬則一豆豆當為斗與一爵三觶相應
以上見禮記禮器正義
異義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一升曰觚三升曰觶四

升口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卽觚一升不滿豆矣

鄭元駁之云觚字角旁著氏汝穎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近案近當爲應字之譌○以上見周禮梓人疏末字近周禮疏作近當從禮記正義作應○又見毛詩卷耳正義左傳成十四年正義儀禮燕禮疏詩禮兩疏云云如鄭此說是周禮與韓詩同也

蒙案說文第四下角部觶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觶受四升從角單聲觶觶或從辰觥禮經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三

觶許君於觶下引禮者儀禮今文也又謂觥字出禮經者儀禮古文也鄭言古書角旁氏今禮角旁單則觥爲古文觶爲今文信矣觶單聲而讀之義切者猶碑讀若低也碑字見廣韻十卑之音班亦其聲類見漢書地理志二齊引說文角旁辰與角旁氏同音者毛詩小雅吉日其祁孔有鄭箋祁當作震正義據爾疋某氏注引詩作其震孔有無將大車疾與塵韻禮記眡於鬼神鄭注眡或爲祇皆其聲類說文昏從日氏省讀呼昆切

又蒙案說文云觶受四升觶解云鄉飲酒之爵也

一曰觶受三升者謂之觶是與韓詩說異也異義引古周禮說觶二升一當爲三禮器正義所載乃傳寫之誤周禮梓人明云爵一升觶一升賈疏引異義而云古周禮亦與韓詩說同則賈所見異義觶三升之三字已譌爲二矣許君謹案曰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觶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說之非也鄭君注周禮梓人則云觶豆字聲之誤觶當爲觶豆當爲斗蓋以豆實四升一獻三酬適當一斗不得爲豆也注禮器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云凡觶一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四

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此鄭從韓詩說也梓人疏曰禮器制度云觶大二升觶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觶三升觶駁異義以一爵三觶爲一斗是鄭謂周禮與韓詩說同

五經異義曰王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郊祿祿亦祭天也御覽五百二十九禮儀部

曲阜孔廣林曰月令注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城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鄭君不言於郊則是不以祿爲祭天矣焦喬答王權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

高禘益非鄭義

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
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慎
引魯郊禮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禮記三曲禮上正義

孔廣林曰尸神象也天無象何以尸爲況丹朱之
不肖耶郊之有尸配帝之尸耳舜郊魯丹朱魯孫
益知丹朱爲帝魯之尸非天尸矣周禮大祝大禋
祀逆尸卽配尸也或援以證上帝有尸誤見鸞箋
以公尸來燕來處爲天地之尸是鄭君義亦與許
君同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五

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
何案泰何上當重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御覽
五百二十一
七郊類
古尙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
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御覽五百二十五禮儀
制正
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
尙書說禮記十二王制正義云鄭氏無駁與許同也亦見御覽禮儀部

蒙案說文示部禋以事類祭天亦用今文尙書說
鄭君周禮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同
許君義肆師注云依郊祀而爲之亦用今尙書說
益二說固不相牴牾也

五經異義曰夏至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都尉賈逵說
曰魯無園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魯用四代
其祭天之禮亦宜損於周故一至之日不祭天地也御覽
五百二十
五禮儀部

蒙案鄭君謂周郊以寅月魯郊日以至以建子月
注郊特牲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祭天於
園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注大
司樂冬至至園丘之祭以爲禘其祖之所自出皆
與賈侍中說不同

五經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夫

上丁也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
不從卽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御覽五
七禮
儀部

蒙案春秋禮記皆以郊用上辛惟尙書召誥三月
丁巳用牲于郊公羊說謂郊以正月上丁蓋據此
周三月夏正月也亦見南齊書禮志顧憲之議

異義古詩毛說以龍旂承祀爲郊祀毛詩閩宮正義
駁異義引明堂位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於郊又云
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
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禮記二曲禮上正義

孔廣林曰詩閟宮正義云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韋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古毛詩說非鄭所從正義不引鄭駁別爲此說容許君本不從毛詩說鄭故無駁與然彼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是鄭亦據郊祀爲義正義云非鄭所從廣林惑焉

附宋書十六禮志大明二年博士王燮之議案郊特牲曰受命於祖廟作龜於廟官鄭注受命謂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七

告之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爲告日尙書何偃議鄭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啓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衆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辨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畢同變之以受命作龜知告不在日學之密也

南齊書九禮志永明元年尙書令王儉啓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

至後傳曰啓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注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於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泰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啓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

南齊書九禮志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卽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予意也予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六

令則以季秋案予註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啓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豫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是則周禮不共日矣○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尙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

蒙案禮記曲禮上下筮不過三鄭注求吉不過三

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正義曰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一卜案舊誤作雖三卜改之左傳正義當爲一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云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九

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轉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傳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一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

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之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之說同與何休之意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鄭平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啓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駁異義引明堂位云云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十

三正不同也此云魯四卜郊春秋譏之用公羊穀梁傳與左氏意違正義述三傳卜郊之義如此然公羊傳定十五年何氏解詁云得二吉故五月郊曲禮正義引作得一吉與徐疏本不同疑正義所見本是又公羊僖三十一年傳曰求吉之道三何氏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倚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又云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則三卜之中得一吉即可用公羊傳及何注不言必滿三吉日曲禮正義謂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蓋不然矣公羊言三卜禮四卜非禮下亦言卜

郊非禮也與左氏說同則三卜獨謂魯禮然耳何休云成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與異義公羊說合其言是也左氏僖三十一年傳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此鄭歲時有駁異義所本

又蒙案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三

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明堂位注云魯之始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孔氏正義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卒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卒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案上說又字疑誤）又從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卒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

周魯也以下難鄭圜丘及郊名神之說今不錄郊特牲云周之始郊

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

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啓蟄

又將郊祀又字舊誤作及今更正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

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

以爲天子郊祀之事正義又引聖證論馬昭申鄭

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至

日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

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

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三

乎周禮云冬至日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爲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袞服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鬻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正義又引張